



晋書  
十九



伊8  
1735  
81



特  
1735  
81



晉書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  
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哲  
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  
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  
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千紀亂常害  
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  
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于  
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



此係八明治  
冊八年八  
月山同八  
韓君田一  
所購以贈



氏雷南甫

反古詞

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  
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  
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  
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季伯竟  
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  
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  
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卽叙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  
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  
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美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  
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

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  
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  
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  
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琇參軍事帝  
卽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  
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  
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  
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  
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  
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  
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  
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

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  
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  
僕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  
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  
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  
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諡曰威

王恂

弟虔愷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  
忠立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高令表毅嘗餽以駿馬恂  
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  
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  
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

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  
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  
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  
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  
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  
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鳩毒之事司隸校尉博一作傳  
祇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  
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諡曰醜

楊文宗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魏通事郎

襲封荔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諡曰穆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為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為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

子胤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為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

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為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為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為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徵為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

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妻裴氏娶居養后以禮  
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穆封裴氏爲高  
安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  
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又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又  
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  
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  
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祐與碧有  
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  
貴之風與京兆杜又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  
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

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  
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  
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  
妃妙選素望詔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卽位徵  
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一作半  
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  
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充  
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  
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  
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  
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  
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

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  
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寔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  
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  
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  
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疑一作宜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  
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充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  
徐充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錄尚書  
事吏部尚書劉暹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  
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歡一作服之  
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裒又以政道在於得才  
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卽  
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卽日

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  
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  
疑進軍下邳賊卽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  
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  
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  
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  
亦建義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爲  
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裒以春秋責  
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畱鎮廣陵  
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  
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  
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

苻健之衆所掠歿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  
哭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  
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  
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  
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  
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  
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  
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行高絜表  
讓不受三子放惔澄放繼充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惔子元度西  
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玄起家祕書郎轉丞清正在

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爲冠軍將軍吳  
國內史太元末琅邪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邪王  
師安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  
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于家  
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  
司農

### 王濛

子修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  
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  
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  
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不修小絜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  
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



自入市買之，媼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表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形，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常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

疾漸篤，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修蘊。

修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 王遐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諡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其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郵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飢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

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舒一作舒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卽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垂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

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哀父歆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爲義興太守早卒以後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炎之喻之義熙中並歷大官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欲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卽涓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旣塵清論有戮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

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旣權寵任惟執鈞約乃寡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晉書九十三

晉書九十四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繫探幽貞遜以成其象故有避  
 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  
 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  
 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激流而激其清寢巢  
 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亭嶽峙脩  
 至樂之道固無彊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修身自保  
 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  
 清之時尚乃不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  
 委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

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  
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  
尚之德綴集於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  
艸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  
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  
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  
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  
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  
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係

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  
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爲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  
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  
絲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  
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  
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歎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泯  
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  
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  
可食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

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眇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輩頽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棗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惇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大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儻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竝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儻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

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  
蟠竦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  
夏南憤恚而忼懷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  
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  
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踈踏卽退遣丹  
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  
下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  
車乘來者如雲統竝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  
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  
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  
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充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鱗鱗  
躍後作鮪鮪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

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  
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答充又謂  
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  
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  
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  
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  
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  
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  
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  
聲喉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  
晝<sup>一作盡</sup>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  
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

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市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邨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旣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涇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



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  
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容  
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  
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  
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  
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  
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  
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  
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  
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  
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  
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  
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  
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  
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  
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  
不言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  
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一作爲伯  
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  
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  
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  
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篋瓢  
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

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  
遯之士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  
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  
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  
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  
外黃令高頴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  
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  
其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  
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臣按日月  
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論若

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卽刑戮  
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  
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  
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  
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  
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  
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  
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  
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  
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  
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  
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

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于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

曰易稱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至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

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冤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於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

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歸田雖有中入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衰不仕莫知其所終

###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一作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

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李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竝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竝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

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太宗正終於家

###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檐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麀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獸忽

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且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勸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猶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

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州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竝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論文嘗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躋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竝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絜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稱龔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竝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於時高密劉鮪字長魚城陽邠郁字弘文竝有高名鮪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敕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竝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明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驥驥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涼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

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篳門

歆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竝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

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於家

辛謚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謚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艸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竝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

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遜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

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敕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歧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里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日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

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縵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遁相宜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同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

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錫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僕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

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諡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

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岩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居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

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哀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

也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註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

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袵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符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符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脈



病三年不豫絕其滄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袒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

屯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牽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旣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

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歎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踪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黃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逵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

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

六迹

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

弊舍實逐

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逵似連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

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躡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及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

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舍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旣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常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絜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竝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

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竝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秔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

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嶠嶠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

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耜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旣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旣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寵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邀之潛旣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之至州而言笑賞適

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見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竝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世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躑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夙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艸誠叔夜而凝神鑒咸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竝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猶愧時

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舍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絕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晉書九十四終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四終

晉書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  
 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眾以  
 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  
 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  
 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  
 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  
 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矣斯固  
 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眾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  
 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

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襯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叅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叅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

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  
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叅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通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及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



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蘓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未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旣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

其言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美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暉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礫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闔舉洋爲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

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一作生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遊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

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徃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徃時垂饑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

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  
果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  
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  
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  
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  
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  
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也約不從豫土  
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  
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  
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  
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  
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

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  
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  
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  
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  
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  
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  
李槃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  
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  
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  
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  
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  
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

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竝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

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鈎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

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曇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五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成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

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得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于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巳亥巳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

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  
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  
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  
可勝紀

###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  
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  
息意友爲筮之使或一作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  
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  
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鄧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  
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鬣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  
發時張囊着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

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  
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  
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  
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  
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卽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  
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  
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一作千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  
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歛發狂絞  
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劊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  
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  
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  
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

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集堂屋五間拉然

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并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旣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

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未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着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旣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却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爲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或一作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墜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

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舍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珣

卜珣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

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翊日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翊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翊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翊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翊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翊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翊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翊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翊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卽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

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舍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卽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惺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竝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靈

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天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

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一作目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旣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

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  
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  
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  
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  
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  
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  
段末波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  
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  
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  
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  
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  
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

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  
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  
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  
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  
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  
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  
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  
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  
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  
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乎乃令告澄澄取楊  
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  
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

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

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卽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

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  
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  
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  
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衆生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  
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  
略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  
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  
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  
不降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  
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  
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  
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

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鼃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  
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  
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  
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嘔  
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  
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  
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  
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  
乎石韜後至澄執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  
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日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  
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  
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

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髮髯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二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

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館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玄命



絕曆終有期金離消干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  
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  
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  
頽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于虛遊間其所言人  
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旣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  
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授季龍  
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  
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夜  
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  
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

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  
不能屈也初至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  
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  
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  
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  
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  
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  
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  
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  
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  
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  
蛻耳乃爲之贊云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平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叅軍孤之仲翔也及虢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虢虢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虢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虢益竒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

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偽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說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

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暮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楠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

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二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勞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東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燕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叅詣好尚之士

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識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疆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旣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

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薨死長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識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符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早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符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

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磨磨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磨曰其祥安在磨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磨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磨不可從誤人大事磨曰若其不捷磨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叅帷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磨磨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水泮時

人服其神驗光以磨爲散騎常侍太常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磨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磨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呂隆降姚興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終知磨言磨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磨曰未也光統之命蓋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磨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野卑居之終於禿髮儁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磨性褊酷不爲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

###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

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徃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

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  
 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日下來  
 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  
 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  
 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  
 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  
 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  
 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  
 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  
 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  
 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  
 主光遣其子纂率眾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

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騰起  
 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為騰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  
 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又詐  
 詐告資曰義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  
 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  
 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義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  
 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為  
 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  
 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  
 時而今屢見則為災肯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修德以答天  
 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  
 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

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  
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  
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  
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  
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贊  
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  
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  
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  
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  
吾肩慾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  
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  
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

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  
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  
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  
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  
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  
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  
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傳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  
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  
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  
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



取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僂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僂檀不能從僂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僂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僂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 臺產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

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竝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曆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旣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竝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章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惑

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晉書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終



